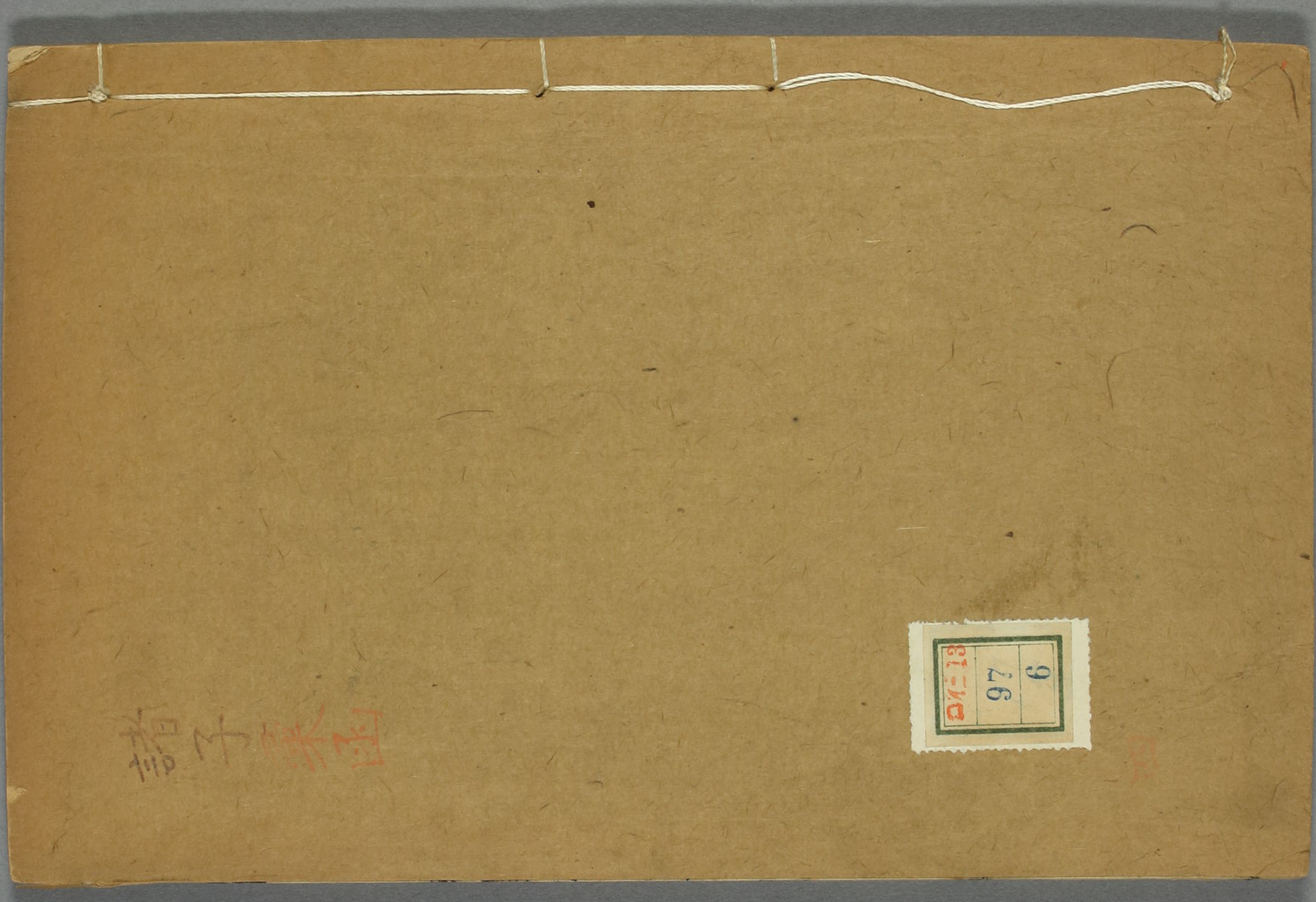


門 口仁13
號 97
卷 6

諸子彙函卷之四

崑山 歸有光 震川 甫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管子 上

名仲字夷吾潁上人也事齊公子糾及小白立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薦之桓公既用爲相稱之仲父著一匡九合之功觀其亦深于學者第其治齊僅一時不能再世爲之惜云

○○○牧民

首段國頌二字形容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

錢鶴灘曰管子之術與商鞅申

諄同旨而詞之近理藉為可行

張賈王曰篇中或初承或錯出古人不拘一法如此真鑿二經國之文

楊升菴曰杜預云晉柘也又草名已漚為管從蘇野來民知草

原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荒荒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姦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姦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而威令不聞言能登封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不恭祖舊則far不備far不具也不飭四維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效之不恭祖舊則far惰不備不具四維不張國乃滅亾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向鬻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

楊升菴曰校乃佰角計量之義直是不尊君非止效也

楊升菴曰劉績謂維綱者之綱繫之所以立國故曰維不知維繫絡也無繫絡故傾危覆滅隨之失一繫驗一分也且亦有惟

身之意國合此無他術耳

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則民爲之貪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畏意所欲不在刑罰殺戮

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實也

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

趙定宇曰此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處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張貫宝曰此章整三疊空起突止又是一格

朱大復曰造句爲工春秋上古文如此士國後始奇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巧古人以質爲文後文中求文古方面平後記而堵赤遍之漸然

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

張寶玉曰此等文已到絕頂處所稱聖子訓誥者雅體裁奇駿

乎

朱大復曰六親五法不見明分民法不見明但解其義可不問其目

輕難量民力則無事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許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字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也以鄉爲鄉二親也以國爲國三親也以天下爲天下四親也并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生明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之曰不與汝同家而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

楊升菴曰正言爲親反言爲法親法鎮稱此散文轉韻體也

宗方城曰說牧民之君當任官賢親賢

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耀臨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君駕下當如天地日月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其從之若由門矣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

王漢陂曰分知因天分地之分謂料理處分也知時生財之時也

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象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于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爲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使政審于時而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于事劣于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真西山曰政莫先于得民故牧民之道在順民心

朱大復曰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爲鼻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禀禀要于持國富民多于政而薄于道密于權而濶于仁于王遠矣然于强猶絶屬于系太宗也

錢鶴灘曰首段凡三節意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天不愛羊以祭故曰祈羊）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風雨無鄉而怒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行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怒也）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衛命者君之尊也

落有主曰法微而員而前住言者格

趙定宇曰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愛之稱異也名運謂聲名馨于四方也

朱大復曰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言之間不根則不實勿詢之謀勿庸故流言之集不當則不顧是以置言有物而行有恒

受辭者各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行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罰不言而朝堂既修抱持也罰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自率道雖復鴻鵠鏘鏘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唯民歌之威德也濟濟多士服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左所宜燕雀之集道行故化文王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加焉不顧所不當顧燕雀翔集事常細也故行道之攝不定翎二三之聲問明主飛蓬不根之言勿聽故流言之集不當則不顧是以置言有物而行有恒

趙定宇曰非舛二句言二子枝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作乎矢操總斷削之末

宗方城曰一圖道理



儀唯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也奚仲之巧非斷削物界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其落烏中鵲造父之御貴其九軌載安不在斷削成光鑑也君遠者使無爲爲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所以優遠方也親于近者貴于恩厚不在于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獨有之也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成其美隱下深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爲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詘譽之人勿與任大詘譽惡也如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讒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讒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

陸貞山曰此言遠大之圖不屑近小

顧憂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于道者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
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壽至則召也**舉言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得應諾如此虛延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謹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嗜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恭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不容載故曰恭之天地

張賓王曰管子所以師馬得路

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於好專舉事之禍也猿智者遇墜岸而能飲喻**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

趙定宇曰怠惰則不能及時成事操要則悠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察內外立操要之神則怠情不及者亦從而能矣

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礙也**怠倦之人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廣故多不及疑神不得以已及不及疑神雖無形常在于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假將待謂神將借已也待須自屬以待**曙戒勿怠後稱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勿爲怠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

楊升菴曰神者在內四句乃危

詞非質詞也側下者殆得

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雖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言無廣遠理家此但一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

楊升菴曰極奇麗驍勝而古質淵然淮南之間子家之神品也

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慶雖滿必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泪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

徐子與曰日天地以及萬物開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爲天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

一隅而反

生棟新伐之木
材以為棟則易
朽也

朱大復曰必然
之效如影與响

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莫見莫知其
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
來者視之徃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
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人
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
他人至幼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
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天道之極遠者
聲過後他人雖小而振怒也
自親二天道平分遠近無
則愛强沮攻故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
有追報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
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識而無
遠也生而無識故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

而拙者不足苦四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有餘拙者不足用之
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
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
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烏之狡雖善不親
彼鴂猶也言烏烏之性多不重之結雖固必解
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
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
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時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
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恻然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
形勢

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里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地多險阻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大復曰此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敘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比奇造乃為甲詭哉斯降而伯矣管生一生內寄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王無令人不知而伯唯恐令人知矣

王無令人不必而能令人必之
音以用王以王令王以王令王
音以用王以王令王以王令王
內主能節事則兵出有名上
上者王者之所以王也王者之
北陳典雅常商古中有五大春
以春秋順政賤貴文物
文物順政賤貴以春秋
其也大禁也

王鳳洲曰管子之文多以厚重峻峙勝此篇獨多逸宕之致

張寶玉曰權者所以知輕重也

脩權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統一也則無主地雖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闢闢而百姓殿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未墾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國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

人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可以爲國故須修權

錢鶴灘曰此段是輕重所係處見權不可不修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禽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

王鳳洲曰言信賞必罰則人不欺不信不必何所往而不用其欺也

王讜務口自起至此連用十三不可參差又矜之極

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思錫以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形賞無空然矣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防閑其姦僞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

之以刑罰也振整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上下相疾也士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民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

陳廣野曰省去一轉章法便異

兆人章曰此論人君當節民度量二字

王陽明曰機補綜繹

章楓山曰耕者眾則市無游民是爭民也黃金貴則粟賤是爭貨也

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

胡恒泉曰看他分劄錯置歷歷有法

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

頃廣野曰絡繹如貫珠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于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蠱織此之不爲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陰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

姚大章曰此黃河之水奔流到海也

猶井菴曰古今通弊言簡意悉

朱大復曰獨王王孤也貧賤困虛也曰不足政須也

麥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間隔也有所隔凝而欺誣也臣下賊欲蔽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豎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人有百年之壽而樹人謂濟人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數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

楊升菴曰慶提凡牧民者直欲設教而唱醒愚昧

王鳳洲曰將正與禮義廉恥擺列五段整飭次第

王龍溪曰篇首用數不可此又用數不可不不可得參差有致

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義廉恥而不能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使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使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使

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故大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竊弄國之教也

(錢鶴灘曰前後文之節節如屏遮環鉗而未散國之東遂成一篇文珍)

宋大復曰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木樹人數行其長文悠靡似荀子其他旨行出承似墨子

乘馬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覇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地者政之本也地生財政從之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

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于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夏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亦長短相摩然後日夜之易陰陽之用也成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難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正則百六之運歲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然則可以正入者地也故不可

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

宗若城口爵位歸于治理乃爲爲國之利也

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事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後儉知後儉則

楊升菴曰名言要言

趙定宇曰此釋黃金者用之量

百用節矣於儉則傷事後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陽事後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楊升菴曰王用侯伯用衛五一倫而足足于農也其泉財皆出于農伯君皆然之間所以使令貴糧重以流而後可以積富用民王者一家伯君致都其華材不同亦勢也後後廢偏廢也謂後廢可以與国則誤矣

趙定宇曰此釋諸侯之地乘之

之國器之制也陳虞野曰下從地引入器制揔甲子乘器制不可分截遠近揔舉合入古文之妙

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沈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縣五縣命之曰部

壓實王曰古人制地定賦之法詳盡節節如此道定字曰按此一節言土地就中論不可食者

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不可食虞挩

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之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二十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

胡柏泉曰叙次官制邑制事制當制連環而下加六花八陣無階可乘

堤少春日管子泥海鑄山煮海以富其國此均地以實數亦是足國一事

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絹三十三。三等其一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曰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日書此立夏日月程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水不大竭。大竭一本作大渴。竭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之二。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二則去三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尺見水。與於山五尺見水同。十分去一。四則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其二。八尺曰丈八尺九仞。則每分有二仞。三尺比之於澤。澤。窪也。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年。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亢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

十四匈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份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參山也當旱之時著汗下地五尺見水則當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于澤距國門也十分去四分之字之誤

以外第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參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大學以爲君之臣也若此者，謂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

夫之分所以謂之也不可使爲工則惰民止周禮無常業出夫家之征此大乘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謀者而國殺減下云誠賈云六與此相應案漁國語曰攻脩相去裏

功能日至于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

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教令

愚智之人盡曉知之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然後可以教人也

以爲大善非夫人能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宮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

王守溪曰法之善者不當以人廢予之衛鞅

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
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
地分力伸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
之不足創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
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
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
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皆
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
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

王鳳洲曰篇首論立國一節未結

聖人當與發民若分民也善令人知分別已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別已尚不足何名爲聖人哉

是故有事則用民用謂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托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其淫辟則類善也閉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於上必治之一也時至則動之一也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可藏而捨也不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不爲則失時昔之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

以地里言立國之旨○古文不省字此類見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次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里

朱大復曰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昌中分段落未極論名分定制總為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百乘起曰國賦春秋謂之敝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大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陳廣野曰經國之手澤世之文當事者計之

李見羅曰其法比周礼似為嫉切然禍机周密枝幹條理宛然不易後世只從什伍之法收司連坐民乃重足矣

○首憲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

築障塞匿匿隱也一道路博出入審閒閉慎完鍵

管子藏千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千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圂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

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
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
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脩材若在長家
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
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
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
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
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
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趙定字曰計上計也及坐及也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
謂上賢雖才用絶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
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
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
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
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
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書憲
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
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

趙定字曰者標
名也在傍曹署
第其名

王引之曰文勢
加遷執布區處
謂官遍旋遷動
事力役皆其能
爲也

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所以察時令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夫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

旄國安曰今畫君尊卻令斷令不從令俱罪無赦遲不知此政未行而遂閣此卜相難

後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咸朝之憲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朱大復曰卽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特其領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遒人之振鐸黨正之讀法蓋首憲所由也意當時典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正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尾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爲後代典志式

後

張賓王曰雄駿不驕

舒國袞曰此篇七反七正七轉說七體未又以七不可結束之紆迴轉折加登七阪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之非不能廢謂之非不能立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賞有罪而不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亦之有也。能治民能彊兵然後能

雖能治民而欲靈兵必
明于爲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
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
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
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
勝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
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
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
分器數理分卽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
目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
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

張宸玉曰此正天下之分也而若不相粘然特出奇甚

丁復溪曰十字中該括治國強兵勝敵正天下而部勒先整肅

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此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爲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物順教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三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心術生也剛

張云超曰回顧開鎖絲毫不走作

朱大復曰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利民

陳鳳翔曰七枝數演之文未免平陸以七驗見奇

楊升菴曰七喻極妙以前文不變後文不變此不得不爾作奇乃見法不則排故并前後俱癡

采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令以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擔舉也竿所以測高下也末竿之末也均陶者必先靜其本本不定也不明于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之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于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捋輪而夕欲乘車不明于決塞而欲殿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于心術而欲行令于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晉之則彼逾叛矣。不明于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于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衆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殿。衆移民不知化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計數不可。

楊升菴曰轉出轉粗轉開轉大後立七目爲

張鳳翔曰拘之愈倍招之愈必則放脉之心愈駭

屠赤水曰又番一層作結奪目驚怖

分疏爲設喻末後反振作收絶妙文字

楊循吉曰管子明於正天下而齊僅止于伯者蓋七法跟目惟心之一字近餘皆伯術也

焦弱侯曰每轉用一譬喻一轉一譬七譬轉如懸水譬如流沫懸水欲急流沫欲迂一急一迂似此機軸從何處來

領東江司四者之傷勢所必至誠理之所必禁者

徐儆弦曰自古國家不治莫不由此四者傷國之事此一端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百官也百匿情爲札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威傷損敗于物也君威傷則臣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令不行貨上流則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

朱大復曰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另揭起下君不察則失官

楊升菴曰另一生動句法

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也奮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其事君泄其人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君則不然毀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令不為愛而為屬于寶重寶者命則親戚者身之存故棄親而存祿祿者榮譽所由故棄身而存祿榮譽所由存其法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者所以愛而存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爵祿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于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于無有治水潦者必養人如養六

慶明河曰言安之主視有賢者為進退君度為國不可以為國未有審時識勞者閱記于當世之君也

鳳洲曰止不為重寶四段是正說此便不分部伍

朱大復曰强國必先課更教士養而用之國强而後兵强故末曰本兵之極脊子以内政先軍政如此

顧東江曰歷陳賞罰收拾前意而歸結于兵戰通篇議論主此

畜養六畜者必致其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

開阜堅其韁靡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君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

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若之於民其猶君身治之論道而行理則養之用之三者各皆得宜無私不服也

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

隱不知之人不志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怨息其貪也

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在於明賞罰也

楊升菴曰節節頂解即以經解經又是一格之妙

宗方城曰前七法委曲周至矣此四傷又於七法中看出來故首處提起下便絡繹言之

鄴圖纂如貫珠推究弊源令人鑒鑒傾耳

兵數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于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于機數而明于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

張賓王曰入無敵是爲兵本志始于富國中于治兵卒于選將

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王不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王典器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王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王蓋天下而習不一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于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

張宸王曰隨手釐起

張宸王曰事之無迹

楊升菴曰又添解此一句妙

者詩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徒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兼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心常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于心無是故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其精練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賞譎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

朱大復曰機數之明帝權也籍紛也生君與將共之大明于時小明于計獨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衡庫衡主稱度兵機也

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亾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恒少救邪罷兵解用此徧也或曰觀當爲勸

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

張賓王曰收妙

孫月峰曰橫祭不可羈捉

精銳爲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固成功立事必順于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知音必立于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

御也

陳廣野曰敘入無敵奇肆不檢而連用天下三十五句然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結尤千鈞張賓王曰雄駿錯落

宋大復曰正植法天無違法時施論時版大凡天其經也地其紀也時其運也德而成制曰三經

起。

版法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在風雨無違。君道不虧時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四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足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怒乃有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禍由是生故曰始牙眾之所忿罰不能圖。眾忿難犯故必罰之能圖之舉所美必觀其所終

張文定曰高崎古物

才報

凡人之情辟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故必計其所窮知困獸猶鬬其所終將何爲也慶勉以顯之人有敎敬則慶勉以顯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則貴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敎萬民鄉風上之敎敎有功名之士必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從化日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膺而勝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已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質然後爲善審用財愼施計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

王氏引之曰高則下當有用財不以賞賜則功之士用力不盡之無用無用是于寿乃重費也

不回則費高下

道宇宙曰宙作櫂悅衆在愛施不偏下篇是土句有脫字

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也佐於四時春夏以養秋冬以殺悅在施有于施無今有于悅衆在廢私有于廢私將欲齊衆召遠在修近修近明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朱大復曰版法典訓簡遂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在乘馬之上與他篇體遠世亦遠晚周先秦著書經言多此體他近于傳矣乘馬敘事此立訓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張賓王曰格可文奇名言卓爾世宙大觀

宙合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往古又合來今無不包羅也

管子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準鉤多備規矩減溜大成是惟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蔫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六舉目不用其區區

楊升菴曰杜奇麗馳騁而古質洞然莊生淮南之間子家之神也

北齊王曰管子之文之最奇者

李見羅曰此解第一舉目

陳眉野曰君比味音知言臣比味

鳥飛準繩第八舉目讒玄末衡讒火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逆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無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毋倍毋反擿則擊擿丁歷反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爲用事故左佚而右勞

知味

朱大復曰五音主氣屬陽五味主形屬陰君陽象也故言君臣之分

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聲而能盡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出令皆順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春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雖天能和之百職各守任之而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一其欲而教之也一率士罰之無所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士罰之無所愛不一毋獨與是則是愛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

楊升菴曰夫婦相勉盬梅之象也亦若海內象賢

季見宣雜目此解第二舉目

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養則衆散亾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軲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準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爲平也鉤人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此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鉤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雖鳴狗盜無所不取

楊升菴曰不究不窮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亾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亾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軲者成軲也想悉主柔和今用規者正圓器軲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究窮也大軲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

楊升菴曰不究不窮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亾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亾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軲者成軲也想悉主柔和今用規者正圓器軲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究窮也大軲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

楊升菴曰不究不窮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亾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亾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軲者成軲也想悉主柔和今用規者正圓器軲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究窮也大軲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

朱大復曰僊者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常順而變變而通通而復常矣之謂

王龍洛曰是非先定衷而必信此規矩之意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識慮循無軔而爲于途不戒而行行必踣必震矣故曰辨事而不戒

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之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思爲善者輕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之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爲規矩也天滀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象滀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息敗也必有不可識慮之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卽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

告于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物無不容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故曰減溜大成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圜之周無不備得也圜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德之遇事之會也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蕨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淫濡淫弋反取與之必

玄超曰老子之字子泰管子之偏環畢言不備

張賓王曰良獲佳宅護

李見羅曰此解與三舉月楊升庵曰二十字爲一句淫濡適高滑滑

陳廣野曰以下文采瑰奇陸離春秋之質言罷國之標會合体雜流覆下紫茄見此文字

因子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王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齊世論敢曰賢人之處亂世也知時亂方殷未可明論理代之言唉愁而藏之道之不可行則洗抑以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及于寒暑之苗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焉可以無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及于寒暑之苗矣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遊亂世何禁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哉但豈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以無益而徒死也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加刑僇矣何功澤之有夫強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哉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獨言人君因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此益加其嚴酷也害而人臣因此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吾益其嚴轉更偷生也豬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故徵子不與于紂之難而封于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璫琅音浪璫音湯姿態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

本見羅門此併第四葉首

宋方城口此即居衣志也論議以奇出之

部定守曰語與河

告後進曰奮盛苓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在道者則陽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反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壯實客也客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而無怒此言止怒速濟沒法也毒者陰從而怨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根續起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爲怒者所以止此怒速濟

隳沒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故曰欲以泄其恨除他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夫行怨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濟必及于身故曰毒弃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拯厥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儀法有疑則問之賢不慧但大猷度若覺若覺而臥言淵色以自詰若覺而臥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言有所未曉當淵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曉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寂其色以自窮詰可用也仁長既明通于

李見羅曰此解第七舉目

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于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暗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赦之在堯也赦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赦赦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朝讓德孚后嘗曰無若丹朱傲　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

李見羅曰此解第八舉目

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爲辯亂俗敗世以偷安讓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堵隳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夫子聖人者以其真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

王守溪曰入神

陽子花曰此章子自道也達則遍辨則撕

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井意南而至于南意井而至于井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而尚飛苟遂南井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經小過而爲傷也鳥意將集南井亦隨山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繩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

李見羅曰此節第九舉目

平以準平準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當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躓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讒充讒火縣反遠也言心也心欲忠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如心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愼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易民利利乃勸

朱大復曰總過昏憂焦思慮煩聰明而不決則才技反妄爲震曰攸奇

李克羅曰此解第十舉目

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一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攸奇攸奇所以險政政險甚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主之敗常貪于金玉馬女而忘愛于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

宗方城曰唐君自賢自雄如秦始皇是也

楊升菴曰句異

李克羅曰此解第十一舉目

下乃解總脩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以擇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大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淀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

措意要必得此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況于人之所若事業及其名位豈得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王也不多而殊乎

張宧生曰人之當作各殊方為句

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于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旁通于道也

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功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之一理攻一事如此者唯可以聖人由此知言之示一曲之說未足以盡范也

李見羅曰此解第十二舉目

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司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論之也

陳嘉謀曰此節頗有啟蒙意思

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又知一事皆立名而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

人後之等耳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晨昏晨半星星半隱星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名位豈得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王也不多而殊乎

見半至于次序山陵次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有司以為法也

不盡滇湊漏泄溝瀆而不滿泉遍而前灂隨而後舉巖淵泉閉流泉踰灂而不盡滇湊漏泄溝瀆而不滿泉遍而前灂隨至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後舉巖淵泉閉流泉踰灂而雖承灂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

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可盡地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紒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

李見羅曰解六三爻月上此

宋方城曰天下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直分作二股

李見羅曰此至末解第十三章目

之有枹停音桴為響擊揩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不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則故曰利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天地應德不為曲物亦不為惡聲美物曲聲惡則聲惡亦況天道是以聖人明乎物之福善禍淫隨事而至猶響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紊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紊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紊宙合有紊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地行善故紊天地也天地

邵定宇曰萬物皆天地積氣之中宙合之道又包天地之外

張佩綸曰此篇只山是地下之誤

宜萬物宜子餘友故曰萬物之橐宜橐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爲橐也

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地爲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倫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荀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紫重則其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也

多內則當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皆當以當

朱大復曰先立綱爲經後解作傳結体奇造語更奇

矣謂當世平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宜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敗忽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敗忽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宙合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張方洲曰管子之文各篇各出一格尤奇者四稱七主問山王及此篇

陳廣野曰上春秋下秦漢絕不見此文字奇古

王鳳陽曰有氣則生言國家之有氣而生言規模經遠條暢也

。。樞言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言則慮心而發出變而無止。其用若樞、

管子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萬物由之以睹大焉故謂之道。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莫大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于名實則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

王守溪曰有器用三者也主重所當重者強輕重並用名曰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者也彼喜怒惡欲不能自立係心珠玉寶玩輕重倒置矣

楊子泰曰喜怒哀樂生于陰陽

者。番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天也。君者民之天也。無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騎則失矣。貴而不足則騎。騎而不已則亡。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慎貴在衆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甲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則民無餓。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寶多而益少。險為未用也。

由二生四也人合陰陽以生雖則死四情用而不用故曰立而不立

陳蕖對曰世生以珠玉為寶器此死物也唯如上所云乃生而不死者立而不立句與上句對仗而目器字下此章法之妙也

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未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夫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霸主積于將戰士奮勇哀主積于貴人益其驕已。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疾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

朱大復曰後起者勝

許子春曰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是自守自弱之國

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各于人加各于人者人亦加之也人衆兵强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遠難于人患難之間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者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各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爲加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反陵之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視胥

張寶曰龍蛇五化豈知蛇蝴蝶莫之露且滯哉

也常視人與之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俱進退勞佚也如此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害也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憎必害貴周密不測則周周者不出於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以一過二以少喻多先王不以一舉不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組約束則解故有束而結組則絕有組而絕故可親不在約束結組而得解而親從先王不貨交賞交則人心有親陳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

張宮王曰餘耳餘目長耳目又曰聰明睿滿天子之容穆二

羅念菴曰禮法爲治具德是

向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指以爲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使之則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不得天時下盡地利必上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愼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然紂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懽坦坦之

楊升菴曰前後故先王三字一見則首出是故先王四字爲振表領

張宮王曰坦坦之功戮戮之言

張玄超曰可慨

謙謙之德備中之晓晓銖銖者爲之

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所功而超而異者故不能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幸謀之間耳聖人

楊升菴曰豚豚所謂圈豚行圈行也與上句蒙紛紛二句亦相蒙

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渾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作渾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作渾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

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穆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得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

陸貢山曰以七勝六殆接連說

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我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

朱大復曰奇古高特

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益而憎生）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雖賢者不然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道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

（此篇全倣老氏而此段全然老氏矣）

（張賀云曰語定于古）

（朱大復曰觀歌器以宅盡概何從加之乎）

朱大復曰老者畏事吃者畏言

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朱大復曰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本詳于運德又法家强附于道術耶多美言可市然楮葉也尚不能如飛鳶心計小夫非大豪

朱大復曰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爲之其說詭察其文刻慘致無深遠音多峭厲先秦文如是雄國猶奇宕神王

管子

八觀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不修敵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闔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懲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懲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

鄉東習此是八觀首頭後論張八段規畫必參之害一一相

昌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

令者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昌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奔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先王教民以善而民自治其省刑罰其不感化矣

張賓王曰以土地大意以下分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其耕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少計其野之廣狹也

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行

衆虛空曰國之本在農民之衣食于是乎生國之財用于是乎淵卿田不辟國貧民飢勢必至矣

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
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艸木易多也壤地肥饒
則桑麻易植也薦艸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子見反
茂艸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艸木毋禁壤地雖肥桑
麻毋數薦艸雖多六畜有征征賦也閉貨之門也
無貨可出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
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帛畜產也金玉雖多
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
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入國邑視宮室觀
車馬衣服而後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
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大而人民
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
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
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
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之費也故曰主上無積而宮
室美眡家無積而衣服脩眡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
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
修國之俗也國修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
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于

注南濱曰齊之富盛甲于諸國分明是計山澤之利觀此可見

閻若璩曰桑麻六畜雖徵農之外惟此可以足国

吳明卿曰重重複說節愈出愈新

鄧定宇曰財之生也有限用之費也無窮後用財匱何以為國

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後後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後泰爲國之急也不通于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後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萬家食山澤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家就山澤逐便利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

國地小而食地淺也四十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故曰粟行千三百里行而糴之或遠人來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毋三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亾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亾其一時小凶兩凶災也故謂小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三年而大凶北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

趙定宇曰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已稅三之一矣

陳廣野曰師三年不解比于小凶三年

矣時既大凶無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之一師法也什一而稅周禮之遍法今乃什三而稅無事事則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積也則道

有損瘠矣既已亾三之一又無故積則人有毀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

老師貴財

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市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幘之上凡此必貧衆力

山林有禁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時也

雖說山林川澤有度禁發又禁有時說網罟

有禁捶埠在農業正

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囿罟必有正多少小大舩網不可一之正舩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卿大夫之正舩網也惡廢民于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傳民于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天下所以有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

力毋休也財從方生故用財不啻（啻一作若）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下怨上多恣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衆有遺苞者其戰不止也（苞一作包）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瘠一作瘵）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亾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費一作貲）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習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無限也閭閈不設出

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備一作儆）而勝食谷（谷一作穀）水（水一作井）井（井一作穀）則盜從無井則盜從（從一作水）而生其姪（姪非也）故場圃接鄉家子女（女一作人）易爲得交（交一作通）樹木茂（茂一作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游一作斗）宗也合使（使一作時）里毋士舍（士舍一作里尉）里當置居焉（焉一作時）無會同（同一作當）有會（會一作衆）蒸冬（冬一作所）祭名禁罰不嚴則（則一作以）齒長（長一作恩）輯睦毋自生矣（生矣一作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廉一作正）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貨一作財）財行于國則法令毀于官（官一作時）請謁（謁一作貨請）得于

蘇紫溪曰承前說到此方覆說作結案

廖明河曰小民習俗之善否由于上有以化之化之得其道則

羅念菴曰家鄉門庭之弊孔攽剔治盡

治矣其道則亂

王鳳洲曰祿以賞功爵以任才强國之治如此若有功而祿不稱有才而爵不任則爵祿不審使辟邪濫竽左右請謁所必至矣

王則黨與成于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亾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人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人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論上下朝之得失）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多則居于衆上（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及行祿賞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及行祿賞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盡力也故不務盡力則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則家榮材臣不務竭力則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爲

祿則百姓非但疾怨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又非上輕賤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則上令輕法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覆說）使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榮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敵國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

（李卓吾曰此發說應上皆爵祿不審之弊而文勢疊下有波瀾）

唐荊川曰此段論行政使民

陸貞山曰政教號令致治之具法貴養而令貴信善則民不爲病信則民知所守乃爲固國要圖

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另一報）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于其民
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
但能害疏遠而不行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
親近故曰虛立也）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
有功者貧也然則衆
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
（歷數亡國之弊）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
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
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
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

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
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
嚴寬惠而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可知也計敵
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
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
與之國不將不救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
己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
而不務本貨則民偷（一覆一說）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

王守溪曰貿才用而蓄積多此治國之本務

張東沙曰人君恆謀乘積聚多交與足恃衰不在敵而在藩墻內矣

張眉生曰萬派飛泉注此一壑

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憲士之所必至

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國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安所匿其情矣

楊升菴曰觀玉者厚薄尺寸廉隅色澤瑕累光黯不欺以髮故能定玉之價此文之觀國亦然

孫月峰曰無一句放閑無一字遺漏無一句一字不反覆推明無一句一字不結束極纖密極流暢

王鳳洲曰八觀篇首作胃頭下分八段第一農事第二桑麻六畜第三宮室輿服第四鄙俗民風第六朝臣貴賤第七役國費第五習俗

威嚴寬惠第八計敵民產全篇幾萬言而末
以三句結之大意直是七法註疏而筆氣嚴
緊句調蒼勁隻字不輕下

張厚齋曰從空而下

朱文復曰雖截然四段意脉氣勢自相映發

楊升菴曰陡然另起一勢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故事無常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于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于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始聞賢不舉不若所以有始聞善而不索始

王守溪曰上條陳十殆句句確切人主不周密又頂上句不密來衍作一段議論

王鳳洲曰接轉筆頭便已收住

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爲殆可爲而不爲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無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

楊升菴曰另起

過上毋赦也不赦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于民而罔圄雖實殺戮雖繁刻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奢禁之無使滋蔓善莫如勸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

楊升菴曰又另起

趙淡谷曰求禁令上看得止行鱗次閒發妙

趙淡谷曰照上三欲不節則七位危句

其得寡無厭則難供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其得寡再三則瀆求而不得則威日損令多者其行寡故其行寡非損而何禁而不止獨唱莫和不行則下陵上不稟其命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

朱大復曰必然之數也如是景逼緊

朱大復曰罕怪嚴言譎行自亢

莊冲虛曰嚴議令之誅亦足一道同風

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也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士者公議禮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錯儀謂別置議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畫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墨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

不鶴灘日行令正所以養民令之不行法外之民也故三欲申行令无重

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兇立私議尚能卑主況其偪主若乎上不行君令下不立傲易風俗而猶有立焉主倨傲易令錯儀盡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合于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可養也故曰不牧之民不行君令于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于功賢者食于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于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三者設于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大復曰管氏法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

諸子彙函卷之四